

驕穉者驕矜而有狃拊莊子之意也繅織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為貨也取石鍛之悉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矣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莊子特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鳥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做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

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微驗也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者則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為不能勝無為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為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

高 齋 林 希 逸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思以義為理以行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蕃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道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以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備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異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開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為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識夫子亦看得出。

方術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人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也兆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德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為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為表以標為驗以稽為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其事為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為主者教民農桑也蓄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為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凡其分官列職為政為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平言古之聖

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未度猶言精粗本末也條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為百家亦時時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為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

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喫鼻不能味  
 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  
 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  
 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為一偏一曲之士  
 而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  
 理因是而分折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  
 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  
 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  
 道之在外者用也稱嘗得也寡能稱神明  
 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  
 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  
 為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  
 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  
 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  
 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  
 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  
 極為好文

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以愛燕利而非關其道不怨又好學而  
 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成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漢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  
 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  
 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  
 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  
 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  
 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胠脰無毛沐甚而瘠疾  
 風置萬國為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  
 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  
 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謂墨相聖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已苗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  
 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  
 以齟齬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  
 為之尸莫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為清  
 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腴無胠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  
 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修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  
 萬物之飾為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  
 為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  
 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  
 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為  
 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  
 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其風  
 而悅之惟其喜之過至於為之太過言過  
 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過甚故曰已  
 之大循已者抑過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為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歛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為節用汎愛無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為非以不怒為道博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為博而主於尚同也雖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為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己者言自苦也未敢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為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為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為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毅言太朴也其行難為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

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為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為瓊鑿而為之也囊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九音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歧與履同踏與履同木曰屨草曰屨服用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眾也苦獲已畜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而其謫怪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辭偶不忤之辭相為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為聖人而主之尸主也莫得為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為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

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為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楊墨為言者屢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賄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開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狀而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  
外物自奉也不恃於眾不拂人情也以人  
人得其生為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目  
養而已以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  
尹文之學也華心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  
隨分而自處為別寬闊而自安為宥始本  
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  
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  
行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  
是也以和融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

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為其教主  
謂民好聞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  
時世好戰爭也為築攻寢兵之說以救之  
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  
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令言誇說不已也  
上下皆見狀而強以此自見必嘗時有此  
諛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回置  
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  
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故

世之士哉

其為人之意太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說  
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  
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  
其師弟皆息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

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久活  
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  
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傲矯  
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為此極難所以愧  
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

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  
爾今自西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  
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築攻寢兵為外以  
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止

其說又曰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  
不當有所我之辯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  
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  
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為亦不如已之

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大意則欲人  
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汨寡淡  
滅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  
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性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

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  
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談  
音美又裸尸寡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從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直道拍背下軌

五管斷反與物宛轉合是與非苟可以免  
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魚成然而已矣推而  
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  
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智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兼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敬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況過反又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大夢反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疑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繁華皆嘗有聞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性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分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辨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

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備以此為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為也泠汰脫洒也泠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為道理者以物物無礙為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談解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為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為非推柏執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為意不以知慮為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算也魏音魏魏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追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隨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為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

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已而已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蒙傑笑之以為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不知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為主窳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窳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為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既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雖與傳同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

也繫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斯道  
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章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闢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夫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  
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

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  
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

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  
於人可謂至極闢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  
歟

本道也物事也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  
富天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闢尹師  
於老聃者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快之

語耳以無物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  
主也濡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為表者  
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  
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實實理也 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

是也在已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  
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  
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亡者恍惚之

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  
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  
為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追

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  
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  
高而不為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為溪

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  
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  
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

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  
有積為不足也惟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  
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

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  
我以無為為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為福而  
我以無福為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  
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  
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

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  
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  
也以能容萬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

夫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  
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等  
之之辭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

悅之以謏愆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  
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  
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

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  
違非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譎可觀彼其

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  
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闊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綢繆而上遠矣雖然其  
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  
乎昧乎未之盡者

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  
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  
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  
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  
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  
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  
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  
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  
黨也儻與黨也不以觴見者其所見不主  
一端也觴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溺不  
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  
之事也是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  
先欲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寄寓為言廣  
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  
者為友也不做倪萬物者不以此做倪於

世也莊子之意正做倪於斯世而乃為此  
反說不謹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  
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環璋高壯也連  
玆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  
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故說滑稽  
說讀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  
其言雖性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  
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  
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  
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  
非弘大深闊綢繆之道也闊廣也肆縱  
放也上達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  
無為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  
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  
者言用之不盡也不竭者謂其言自道而  
來不竭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  
遠也未之盡者言其書中所得非言語所  
可盡也  
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未  
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

三段者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  
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  
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筆力最  
高不可不予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塵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  
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  
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脫物方生方死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為見道之偏  
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豫道術  
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  
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言雖多  
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  
識之塵物之意言歷歷考其所談事物之  
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  
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  
小一便生辨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  
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



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夫積之不巳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脫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脫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合萬物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

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沒廣故又有卵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野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蹀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杓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鑽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狄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圓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卵有毛者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為雀雞之為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為三矣野有天下言楚都於野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為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為羊則今人亦以為羊矣謂羊為犬則今人亦以為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為之若謂胎為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為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況有火中之鼠火澆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澆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為輪纜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報

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適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柶雖在鑿之中而柶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圓亦可言圓之不住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

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而不已即桓園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達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園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為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為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為雄高而實無學術

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及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時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驪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為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為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於外故曰強於物陳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蚊蚋然以此而為人物於世亦何用手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

而僅以辨得名卒終也。息施亦為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遂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寫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豫聞道之列，亦以辨者之言固，皆以無為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真之篇末，蓋者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異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終

南華真經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華也。然專之者或疏於精，虛識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假沒，而策得不明為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而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閉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言，言論或達於先聖，而趣之不可詰。如憑虛捕象，同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感。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為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遂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慮廢退，以求遂以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餘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揮闔，鼓

舞變化者，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著落，恍然如醒得醒，如繫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為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莫肯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竭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旦之初，更因未合必張燈，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網山，網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蓋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為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囊餘，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為文字官，夫今以實讓直，主玉局，觀腐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